

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端,《诗经》中收录的三百余首诗歌,以地域而言,涵盖了黄河流域和江汉北部一带;以对象而言,反映了先秦各地各阶层的社会风貌;以内容而言,分为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;以修辞而言,多用赋、比、兴;以语言而言,借四言开中国韵文之先声。凡此种种,使《诗经》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史。

虽然梁启超确定《诗经》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,绝不发生真伪问题,但《诗经》的作者究竟有多少人、究竟是谁,至今不可考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,围绕《诗经》的解读展开了争论。《诗经学的现代转型:从1901到1931》正是围绕这场争论,从“破”和“立”两个方面分析《诗经》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型如何发生、发展,如何经过教育制度变迁、文学学科建立确立出“新典范”。

以《诗经》的开篇诗《关雎》为例。这首流传甚广的诗歌如今在我们的解读中只关乎爱情,然而事实上,关于《关雎》的解读从古至今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篇诗歌专论《毛诗序》开篇曰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。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,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”由此《关雎》的阐释被与“后妃之德”捆绑。唐朝初年孔颖达的释义深化了这

一联系:“《序》以后妃乐得淑女,不淫其色,家人之细事耳,而编于《诗》首,用为歌乐,故于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,言后妃之有美德,文王风化之始

## 这只爱情鸟“飞”来了

### ——《关雎》的古今解读

柏英

层的社会风貌;以内容而言,分为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;以修辞而言,多用赋、比、兴;以语言而言,借四言开中国韵文之先声。凡此种种,使《诗经》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史。

虽然梁启超确定《诗经》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,绝不发生真伪问题,但《诗经》的作者究竟有多少人、究竟是谁,至今不可考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,围绕《诗经》的解读展开了争论。《诗经学的现代转型:从1901到1931》正是围绕这场争论,从“破”和“立”两个方面分析《诗经》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型如何发生、发展,如何经过教育制度变迁、文学学科建立确立出“新典范”。

以《诗经》的开篇诗《关雎》为例。这首流传甚广的诗歌如今在我们的解读中只关乎爱情,然而事实上,关于《关雎》的解读从古至今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篇诗歌专论《毛诗序》开篇曰: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。风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,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”由此《关雎》的阐释被与“后妃之德”捆绑。唐朝初年孔颖达的释义深化了这

也。”孔颖达提出,《关雎》之所以被释为“后妃之德”,是因为文王的德行教化始于家庭内部,他以自身为表率,从夫妇关系出发整顿全社会的人伦纲常、风化天下万民,夫妇人伦成为父子、君臣关系乃至天下治理的基础,从“夫妇”到“父子”再到“君臣”的《关雎》阐释思路由此清晰起来。至宋代,朱熹以一句“其词虽主于后妃,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”,不仅盖棺定论了《关雎》的主旨是“后妃之德”,而且将其整合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序列:“如《关雎》之类,正家之始,故用之乡人,用之邦国,日使人闻之。”

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,诸多学者纷纷论说《关雎》与“后妃之德”的联系实属牵强。1925年,顾颉刚发表《起兴》一文指出,朱熹对兴诗的判定和解说自相矛盾,他把《关雎》判为“兴”,却释为用雎鸠比喻君子淑女,那么就与“比”相混了。郑振铎质疑:“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,意思也完全相同的,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?”他进而指明:“古人作诗,词旨俱极明



今年夏天,我先后丢过三把伞。

第一次,在一家饭馆。那天没下雨,但预报有雨。我平时不信天气

预报的,那天鬼使神差地信了。当时,我把伞放在椅子下面,兴高采烈地和朋友吃饭、聊天,然后话别。他大手一挥,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,手机、充电宝、车钥匙之类的,全部划拉到一个塑料袋里。我还暗笑他啰嗦,上了地铁才想起自己忘了拿伞。那把伞很小,如果有个背包做伞伴侣就好了。背包一般忘不掉,我在拿背包的同时会想起伞。伞不宜孤。

第二次,是在公交车上。我拿着伞上车。路程很长,我迷迷糊糊,睡了一小觉。下车时,天已放晴,阳光刺眼,好像千万年来就没有下过雨似的。晚上回到家,想起,自己出门明明带了伞的。是的,当雨消失以后,只需几秒钟,任何一件事都变得比伞重要。

第三次,伞落在了某单位办公室。这次是自己开车去的。有人说开车时要集中注意力,而我知道,很多人开车是凭手上的直觉,思绪则乱飞。我思绪乱飞时,不知怎么想到了那把伞。掉头回去拿,是不现实的。而且在情感上,我知道那把伞已经不属于我了。人和身外之物,一次分离就是永别,仿佛一次热恋之后的分手,再续前缘,乃画蛇添足。它会和别人恋爱的。

上了岁数,每年体检表上的小箭头,如芝麻开花节节高,总要莫名其妙地冒出几个异常指标,所以,每年体检每年担心,不想体检又不敢不检。初始一惊一乍,次数多了,也就破罐子破摔,随它去了。今年体检,事体闹得有点大,可谓是惊魂。

体检后的第四天晚上,正在与几位画家朋友聚餐聊天,突然收到单位同事小李的微信,小李告知我体检查出肺里有几个结节,其中有个是磨玻璃形状,建议马上到医院复查。

细看两遍后,我的心态不淡定了,面对美味佳肴也没了兴致,胡乱找了个理由提前离去。

我将检查结果向太太如实相告,她安慰说:“抓紧去医院复查,一般不会是恶性的,真的是恶性的,只要及时切除,也不会有大事。”太太虽然当面宽慰我,但她其实很担心。

1 早晨7:20,路上走着汹涌的人流,是小学生上学的队伍。一个家长护送一个孩子,都走得气势汹汹,凌厉非常。偶尔有几个大孩子,独自一人上学,脚步游移,路线歪曲,像孤独游弋的鲨鱼。

2 《金瓶梅》第一回有一个使人惊艳的句子:那妇人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,望见武松正在雪里,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了。

这是这一日的开端,还满含着期待,潘金莲决定撩拨武松。她在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,备好了酒肉,站在门口等待武松。作者用了“冷冷清清”四个字,真使人回到潘金莲的处境里,同情起她来。若以“五四”爱情观念来衡量这件事,真想对武松说,武二啊武二,她在冷清的天气里,想逃出冷清的生活,为你生了一盆炭火……

能写出“冷冷清清”这样的观察,可见作者对潘金莲的怜爱了,在绝对男权的时代,这是不易的慈悲。

这个句子是继承自《水浒传》的,不过《金瓶梅》作了一些改动,比《水浒传》里的更紧凑,更有画面感。

3 晚饭后在公园里,看见一位老人坐在花坛上演奏一件乐器。声音像二胡,但比二胡多一点野性和凌厉。近看知道是马头琴。忍不住驻足谛听。在朦胧的夜里,那个演奏的人似乎有淡淡的光辉。

白,决无故为艰深之理。”方,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,取欢于女子。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。”至此,《关雎》作为一首求爱诗的解读方法得以确立,并影响至今。

即使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,诸学者的观点有时也针锋相对。如关于《静女》一篇,顾颉刚、郭沫若、张履珍、谢祖琼四人就“俟我于城隅”产生严重分歧:是男追女还是女追男?是双向奔赴还是一厢情愿?

《诗经学的现代转型:从1901到1931》回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玄同、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如何以“科学方法”作为武器,为《诗经》量身定制了“文学”这件华丽的外衣,从而确立起了《诗经》解读、研究的新范式,进而探讨这个“新典范”的性质、思路、预设、方法、规范和理论框架。以一斑窥全豹。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《诗经》解读的流变,有可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《诗经》,也有可能让我们重新出发,继续探寻真正的原义。

公园里还有许多中老年人在跳交谊舞。他们欢快而投入,流着鲁迅所称的“油汗”,因身姿的热烈轻盈而给人裙裾飞扬的错觉。有一个光头老汉,没有舞伴,但他的手固定在空中,使人相信他有一个隐身的舞伴。他在人丛中左穿右插,得意忘形。

这些人的衣着远非体面,脸上也疙瘩瘩,岁月已经把他们破坏得不成样子,可以料想,散场后他们就全部恢复了平凡,但在场上的时刻,的确是那样动人,仿佛所有的生活,都为了这不管不顾的欢畅。

我还在居委会的办事大厅里,看到一个中老年合唱团。他们的歌声深

情、悠扬,没有一个在场的人可以自外于那种陶醉的氛围。中老年妇女面颊绯红,发光,魅力四射。看见他们,我感到这个社会牢牢掌控在一种稳定的力量手中,忽然也像刘瑜一样怀念起做集体操的日子。

杨键有一首诗《一个在公园里唱戏的人》,写的就是我看到的:

一个女人敲鼓,一个女人敲梆,  
一个男人拉二胡,一个男人拉胡琴。  
两男两女配着一副嗓子,  
一副嗓子,越唱越激昂,越唱越慷慨。

当他回到了家里,  
又变得软弱和沉默,  
软弱,像一条虫子,  
沉默,像山上的墓穴。



纵一苇之所如  
凌万顷之茫然

徐兵(篆刻)



天爷的判决。医生对着电脑敲了下体检编号,须臾,跳出我的体检报告,专家脱下眼镜,仔细看后,果断地说:“虽然有三四个结节,但表面光滑,没事。”

几秒钟就判定我的命运,似乎来得太快。我疑惑地问:“不是说,有个磨玻璃结节吗?”

专家说,那我来告诉你原因吧。他放大肺部解剖图,耐心解释:“你去年体检的解剖图是47页,这就意味着放大了47倍,而今年是475页,那就意味着放大了475倍,肉眼看不见的微尘也会变成黑点结节。”见我疑惑不解,他进一步解释说,因为医院新进来一批更先进的检查设备,都是自动拍片,肺里的东西无差别地都被拍了下来,所以需要医生进一步诊断辨别。

原来如此。我不放心地追问,三个

在乡下,掌握时间不用看钟表。在乡下说时间,只有白天晚上,早晨黄昏,春夏秋冬。

小时候外婆喊我起床,说,啊呀,太阳晒屁股了。

母亲说时间:日头要落山了,或者:日头八丈高了。八丈高是多高?总有点晚了。

城乡之间,是有时差的。

有几年我在一个乡镇工作。有一天有村民来访,要求镇上的社区服务中心提前完工,八点半开门,太晚了。我心里想,对啊,一个农人早晨五点起来,到八点钟,在他看来,已经半天过去了。这件事情后来没有落实。现在办事都用电脑,电脑的时间是城里的作息时间。

在乡下住着,鸟逼着你早睡,鸟也逼着你早醒。

住乡下的第一晚,往往如在城里,非熬到十一二点不睡。鸟不是我娘,早晨起来,轻手轻脚走猫步,不到五点,它们便开始大声嚷嚷。那时候或许我睡得正死,被鸟吵醒,不得不坐起来,拉开窗帘看看,对面一片空旷,下弦月尚未隐去,天铁青着,两三朵云,在青色里踱着方步,俨然老态的诗人,酝酿了一整夜的诗正要赶在黎明前完工。鸟不知在对面的哪棵树上,不知它们在吵什么。

睡不着了,干脆起来,下楼,出门,穿过大路就是田间小路。草把路面侵占了,要小心下脚,鞋才不至于被露水打湿。隐隐的曙色,刚好分辨得出青草的颜色和品种。月亮还在天上。这是多年未见的风景了。

因为早起,晚上八九点钟便犯困。其实对于乡村来说,八九点钟,多数人家已开始洗漱,做着就寝的准备了,九点以后,照明的灯火渐次熄灭。乡村安静。

以后便逐渐适应了乡下的作息时

间,睡踏实了。鸟属于守时的动物。

作家苇岸对麻雀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细致,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:“黎明,我常常被麻雀的叫声唤醒。日子久了,我发现它们总在日出前二十分钟开始啼叫。冬天日出较晚,它们也叫得晚,夏天日出早,它们叫得也早。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。我不知道它们的叫声和太阳有什么关系。”看来,鸟是太阳派来的使者。我没有论证过苇岸观察的时间是否准确,但每次在黎明前听见鸟叫,这是确凿的。太阳为了保险起见,还安排了公鸡,准确无误地在天亮之前打鸣,一遍不算,连叫三遍,三遍以后,让你睡意全消。禽与鸟,它们合谋帮太阳为你安排了作息时间。农人啊,日出了,掮把锄头干活去啊!你不需要钟表,太阳就是农人的时钟,太阳帮你明确了时间,你只要遵循日出日落的规律,安排一天的活动。你的一生,甚至都是由太阳来安排的。

植物的时间,好像也是由太阳来安排的。一株草,一棵树,一片麦子,它们不看钟表,却知道什么时候长叶,什么时候开花、结果。

在乡下住一段时间后,还要回到城里,按照时钟规定的作息时间上班。要是看不到钟表,你便晕头转向,不知所措。你要有几天适应过程,倒一倒时差,重新忘记太阳的明暗,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城里人,晚睡,晚起。城里人不知道季节,甚至不知冷暖,空调帮你调节了温度。城里人,与大棚里的一棵菜没什么两样。所以城里的人都白皙,少了太阳的爱抚,缺钙,走路低着头,一晃一晃的。不像我的乡亲,脸色黝黑,说话大声,请你喝酒也像和你吵架。爽朗一笑,四邻八舍都会被震醒。我却感觉温暖。

只要一有空闲,我便想着去乡下。乡下的屋里也有钟,但早已因为电池用完而停止了转动。有钟没钟无所谓,有太阳,生活就有了秩序。在乡下多呆些时日,说不定,田野的清风一吹,苍老的额上会长出一片嫩叶来。

要是哪天,你看到我的鞋上沾着泥腥,沾着草籽,你就知道,我刚从乡下回来。草籽跟着我,是想扩大它们的地盘,泥土跟着我,是在提醒我,我从泥土里来。

月后是否需要复查?专家颇有把握地说,不用,还是与原来一样,一年体检一次即可。

我放心地站了起来,对专家真诚地道了一声谢。他微笑地说:“该吃啥吃啥,想做啥就做啥,不要有思想负担。”这时我才感到医生的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,亦感悟到,小车破旧了,放任不管,更易生锈破损,提前报废。然而,过度维修,耗时费钱,也会引起各部件不协调,亦会夭折;适当地维修保养小车,才会使它的寿命最长久。

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,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,轻松地走出医院,望着蓝天下高高的高楼和行人,我感到阳光特别灿烂。

参加那一场名曰体检的考试,得有一颗平常心,养成一些好习惯,这样一定能换来好成绩。